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灤陽消夏錄四

觀弈道人撰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衆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
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爲戲耳豈有真仙日日
聽人呼喚乩卽書下壇詩曰鴟馱驚秋不住啼章臺同
首柳蕙華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
彈金屈成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爲問薄
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
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
步非烟矣此婦旣已從良卽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

嘉慶庚辰會試前
有扶乩者同里數人問
休咎至龍杏村則判曰
杏花消息中龍果不佳
後以廣文終至周雲山
則判曰記取奉揚仁者扁
印看惠澤編花封封起

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
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
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
無人色後歲餘卽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
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
祀惟遇此仙必長指曰如此方嚴卽鬼亦當敬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
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須候一萬年意謂或
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

萬壽恩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

當以進士得縣令乃是科
首題為仁者先難而後
獲詩題惠澤成豐歲
周六不第後以大抵得知
縣可謂巧矣

道光甲午浙江士人有扶
乩問科場題者判判論語
畫是題以為仙機不肯洩
也是科六與驗主此年乙
未首題為不知命三節
始悟論語畫處乃是題
也而是士人亦未中式乙未
江考官實予張桐前
侍御也相約謂靈鬼能
前知故命題不豫後
至臨刻題時始隨手備
閱得之不知一年以前

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幻術多
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
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卽自稱某代某人者
卽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箕
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卽詩工遇全不能詩
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
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
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
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蒼龜
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何以鬼即豫知之且於
局外之人故示其奇何歟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爲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于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扁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于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爲所見伏不敢動竊于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于門內不敢出門爲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爲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僕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

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沉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門外見縊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僕妾勿凌虐債負勿逼索諸事互讓勿爭鬪庶鬼無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答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階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縊死者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罪鬼神使我受答耶是時此

揮魯陽之文扶虞
淵之日諸葛忠武文
信國史閣部子載
目揆

事喧傳家家為備縊而獲解者果二一婦為姑所虐姑
痛自悔艾一迫于逋欠債主立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
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
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綫可救亦必轉借人力
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
披裘禦雪堊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為
獻縣史某佚其名為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
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
隣人曰為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
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

律丈夫

何曰五十金與人為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尙未付
何不可贖即出博場所獲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
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
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領之語稍狎
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為盜半世為捕殺殺人曾不眨眼
若危急中活人婦如財寶不能為飲啖訖掉臂徑去不
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獲方畢家家屋上屋
下柴草皆滿茅簷林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
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
一家並除名割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

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焚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尙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

六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灤縣路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

先祖耆庵府君有一友忘其姓名老學究也晚得一子聰慧特甚三歲時其父書字教之識隨教隨識日不暇給兒曰盍取字與今我溫習乎教以四子書十三經一編成誦皆若素習不數載卒業時方盛行何義門制義其父送授生徒反復講解兒在旁居

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宋蒙泉言孫峩山先生嘗卧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糊置錦褥中知爲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氣自顙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卧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輭心膈

笑父怒河之兒曰書有
文義不如是也即宣讀
數陳辭意精悉父
問何以知之兒曰是文
皆我所作我豈不知乎
父大驚因取義詞刺
義試之皆非有誦如
淵翻因是知為義詞
後身矣父愛之甚殊
深益嚴兒極悅
不樂學疾天臨切歎
曰我錯轉此一度論
迴矣其文痛極言
及必慟哭先祖謂之
曰汝何福得義詞先

生為子有此佳兒尚煩
督責耶

為牧令者慎之為
刑官者慎之

尚温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
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
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
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
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
狀甚悉大抵與峩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峩山先生記往
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
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回之說儒
者所闢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
暫入輪回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揣六

台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再從伯燦臣公言曩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
眾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種竹十
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
是也窮治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
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
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
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潛伏愚民給之吐實
即若沙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讞鮮不
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屣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台藥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磺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

此令不獨明察
且微處：留心此
大臣識量非僅百
里也

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椽皆飛起土炕一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裏雷火弗焚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詬誅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

稟統也

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於廢圃見美女疑其卽是戲歌豔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欲俯拾忽却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暱一居北室無睹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爲悅已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卽三年不許如使改節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

石惟可引針如氣類不同卽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陽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祇心地樸誠卽狐不敢近知爲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媪能視鬼外祖母歸寧時與論冥事媪曰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

陽氣逼燂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
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
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
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泫泫
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
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
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
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隅仍
翹首望婦吾借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爲門
尉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則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

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窺其狀一如整束奩具時至滅
燭就寢尚不去爲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
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處眠處一
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
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
齒狀吾視之不忍乃逕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爲
婦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死自誓
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嗟乎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
死有異也小人無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
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

此媪之言有切於
世道人心不少故
巫師之職利於
周官

狀和嘗不戚然感也。儒者見諂竇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斷斷持無鬼之論。失先王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嫗之言爲動人，生死之感也。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蘇，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女大魂借尸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認。女不肯留，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乃無奈而與胡爲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當時官爲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爲有據，魂則無

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托售姦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爲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喟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

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做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鑄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蔣編修菱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夕詩曰一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詩曰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赤厓先生見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焰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誅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卽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

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笞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尚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于今生俾養其母爾

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外舅馬公周蓀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塚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聲達旦乃止闔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家風張故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

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劉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燄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婦衣決髻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陰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死罪後人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圖固寵會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無可復言也王禿子勿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無賴所至童稚皆走匿雞犬亦爲不寧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橫子叢冢間爲羣鬼所遮其徒股栗伏

地禿子獨奮力與鬪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也敢不拜羣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飢餓流落于此爲吾衆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舞所擊如中空囊跳踉至雞鳴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間羣鬼皆嬉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爲鄉黨吐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攜妻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爲射工按短域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螫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卽闢展之巴蜡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噴之則輒而伏或噴不及爲所中急嚼茜草根傳瘡則瘥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茜草山南闢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爲刈獲者備此蟲云

烏魯木齊虎峯書院舊有遣犯婦盜窻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窻內承塵上窻窻有聲

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滅獨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其僕寢於外室夜恒讌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爲壻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

後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
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墻之
下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
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
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
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
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罪人之
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爲變怪云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敞而閣上
時有變怪入夜卽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
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
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
汝爲鄉官旣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卽應趁此良夜
閉戶安眠尙不失爲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
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
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
盤几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
所以爲妖歟徐步太息而去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

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

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孫嘗畫一仕女圖方鉤出輪郭以不識字竟自稱白氏矣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碟縱橫狼藉畫筆亦濡染幾徧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戲耶時城守尉承公寧頗好畫以善價取之承公後遷四川副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黯舊蓋敗徵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佃戶張天錫嘗于野田見鵠鸞戲溺其口中鵠鸞忽躍

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自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其家夜輒在牆頭簷際責詈不已天錫遂大發寒熱昏瞶不知人闔家拜禱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眾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為禍于孫子鬼似悽咽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皆我何人眾陳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眾鬼欲借此求食慙息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數輩在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飢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釁求祭賽爾等後見

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衆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咽數聲而寂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曰汝曾祖不禍汝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愆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

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嗜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丁寧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于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浪子耳吾

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
先生明日不遷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
勸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室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
云
申蒼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
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爲姑虐而縊者
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聞有哭聲
遠遠至漸入門漸至窗外且哭且訴詞甚悽楚深怨先
生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死律無抵法卽訟亦不
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裸露不更辱兩家門戶

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憐汝
枉死責汝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
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諸明神亦決不直汝也鬼竟寂然
去謙居先生曰蒼嶺斯言告天下之爲婦者可告天下
之爲姑者則不可先姚安公曰蒼嶺之言子與子言孝
謙居之言父與父言慈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
貲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
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
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

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李乘月散步空園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翳身竊睨其所爲童子曰寒甚且歸房翁搖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洩其語于他友遂漸爲其所聞衙李次骨竟爲所排擠狼狽負笈返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莊嘗見一人卧溪畔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虱喙皆向內後足皆鉤于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

視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汪閣學曉園僦居閭王廟街一宅庭有棗樹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當望見時俯視地上樹有影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銃應聲散滅烟焰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自買是宅卽有是怪然不爲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變幻者居多茲獨不動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曉園

慮其爲患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筭鑰理庖厨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于廢園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

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爲友恒于場圃間對談安見之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者必游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意精修如于世有所聞見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樂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敝矣烏能至今猶在乎迨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切機械變詐皆如戲劇視一

切得失勝敗以至于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既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記之卽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偶逢烟雲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里莊三官廟有雷擊蝎虎一事安問以物久通靈多嬰雷斧豈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內丹導引外丹服餌皆艱難辛苦以證道猶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夢魘盜採精氣損人之壽延已之年事與劫盜無異天律不容也又或恣爲妖幻貽禍生靈天律亦不容也若其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于世無爭

則老壽之物正如老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鼠氏實齋先生聞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淺者也然用以自養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有冥吏語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爲證君試思嘗有是事不士人追憶之良是俄聞都城隍升座冥吏白某控某負心事證人已至請勘斷都城隍舉案示士人士人以實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爲愛惡以愛惡爲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本爲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

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勸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得無謂負心者有佚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既結子子又開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負心者又有負心人躡其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後閱數載竟如神之所言

閩中某夫人喜食猫得猫則先貯石灰於罌投猫於內而灌以沸湯猫爲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搗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猫聲越十餘日乃死盧觀察攜吉嘗與鄰居攜吉子蔭文余壻也嘗爲

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猫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子子子跳號以爲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斂所擊無不中曰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徧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卽爲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卽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

也烹宰濫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禱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衆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爲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魄降已耳卽如佛氏之論鬼亦收錄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士又有一書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樓窗中遙見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竈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迹足迹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魘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魘魅則數見之爲是術者不過瞽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實能禍福死生人歷歷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

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毋乃膠柱鼓瑟乎李又眇先生曰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歷十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實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况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如也

女巫郝媪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眾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媪代為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為女汝尚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為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于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為緣預人家瑣

事此媼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託其名于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且併舉其徒黨姓名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侍姬之母沈媼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溲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媼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待坐者十餘人方辨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堦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惡其偽故巧發其姦歟然操此術者衆矣固未嘗一一敗也聞此札既露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得保當由熒蔭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以陰爲呵護云爾

李孝廉存其言蠡縣有凶宅一者儒與數客宿其中夜聞窗外撥刺聲者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于汝意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爲修己計乎抑

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斷與諸儒辨果爲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已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則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聲色相加乎者儒汗下如雨瑟縮不能對徐聞窗外微哂曰君不敢吝猶能不欺其本心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掠屋檐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窘極乃以賤價取之越

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值復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訓也盜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減於盜乎

屠者許方即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鑿地爲塹置板其上穴板四角爲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剝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藉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炯炯如兩炬慘不可視而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徧身潰爛無完膚形狀一如所

屠之驢宛轉茵褥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絕病中痛自悔責囑其子志學急改業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有子孫意已歿絕久矣邊隨園徵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蜩縮而已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卧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

未知對談時何
如對合之石禪否

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問有神爲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衆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爲體以治人爲用道以靜爲體以柔爲用佛以定爲體以慈爲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爲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爲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爲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

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蓋儒
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饑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
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抑鬱較
儒家爲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
家爲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爲患耳
儒者或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
如禦寇讐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爲妖妄不力
攻之不貽患于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
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卽公醉而裸眠恐亦未
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謝因縱談至曉乃別去

伶人祀唐元宗
唐莊宗

竟不知爲何神或曰狐也

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爲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
伶人祀唐元宗以梨園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蕭何
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有義至鞞工祀孫臏鐵工祀老
君之類則荒誕不可詰矣長隨所祀曰鍾三郎閉門夜
奠諱之甚深竟不知爲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中山狼
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書燕
說固未爲無益

先叔儀菴公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恒
聞其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誅鞭笞

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
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
未愈衆鬩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
鬩然一笑其鬩遂解聞者無不絕倒儀菴公曰此狐以
一笑霽威猶可與爲善

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家有田百
餘畝析產時弟以贍母爲詞取其十之八曲從之弟又
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
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鄰村
醉歸道經叢林遇羣鬼拋擲泥土慄不敢行羣鬼啾啾

漸逼近比及覲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讓座徐四兄倏
化黑烟四散

白衣菴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
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頓又
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
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
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
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卽
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冥然無夢矣

沈觀察夫婦並故幼子寄食親戚家貧窶無人狀其妾

嫁於史太常家聞而心惻時陰使婢媼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季滄洲因言有孀婦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鄰媼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爲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媼婦病愈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實狐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節是以託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錠於床嗚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首無情非惟不及此妾乃併不及此狐

吳侍讀頡雲言癸丑一前輩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僦居海豐寺街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爲祟但偶聞音響而已一夕屋中有詬誶聲伏墻隅聽之乃兩妻爭坐位一稱先來一稱年長一稱然不止前輩不覺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聽之遂窺其妻妾同居隱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歡然相得者千面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來無一相得者亦從來無一相安者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鬻爭哉

婦於史太常家聞而心惻時陰使婢媼與以衣物移太
神不昧不聞其消息及既至使媼復歸也錢塘季滄洲
來燕一休歸燕亦歸來燕一休安善燕谷及以燕文
千百短一語以尚書各令歸燕出至然而妻並立限
燕燕夫妻同歸燕燕亦安善十有一年
請韓瑩大齋謝禱文氏兩妻坐於一齋夫來一齋手
眼不可見然不出為祟耳聞音響而曰一文室中
主獻不為真也嘗為風感豐寺街字號家室三齋云
吳詩畫前雲言癸丑一前輩圖忘其教心是王言燻夫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灤陽消夏錄五

觀弈道人撰

鄭五不知何許人携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自給病將
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錫地汝又拙於女紅度老母必
以凍餒死今與汝約有能為我養母者汝即嫁之我死
不恨也妻如所約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
聲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寒忽大聲如鐘
鼓殷動牆壁如是者七八年母死後乃寂

佃戶曹自立粗識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憤中為一
役引去途遇一役審為誤拘互詬良久俾送還經過一

處以石爲垣周里許其內濃烟空涌紫焰赫然門額六字巨如斗不能盡識但記其點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似是負心背德之獄也

世稱殤子爲債鬼是固有之盧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縣愒時呻吟自語曰是尙欠我十九金俄醫者投以人葠煎成未飲而逝其價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內殤子不知其凡幾前生逋負者安得如許之衆夫死生轉轂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沙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以一格然計其大勢則寃愆糾結生於財貨者居多

老子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人之一生蓋無不役志於是者顧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機械於是而生恩讐於是而起業緣報復延及三生觀謀利者之多可以知索償者之不少矣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寧信其有或可發人深省也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媪掛之夜入其闔闔扉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圓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噉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事遂敗或疑穉婦墮節者衆何以此鬼獨有靈

余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爲厲耳其他茹恨黃泉寃纏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爲同官所軋動輒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滯漸恚憤成疾一日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清曠覺神思開朗礪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

未解君七百年前爲宋黃筮某卽南唐徐熙也徐之畫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寵巧詞排抑使沉淪困頓銜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湊合乃得一快其宿讐彼之加於君者卽君之曾加於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之情旣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鍼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躔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

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爲述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
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洒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
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
或曰是衛公廷璞事先生偶誤記也未知其審併附識
之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
數年後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
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
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
初萌禱一官竄流一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憐忠

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
蠱國不能譬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
而誰訟歟書訖乩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
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
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

里有姜某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艷婦之色
者以重價購爲妾方謁妝登車所蓄犬忽入立怒號兩
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併盲其一目婦容旣毀買者
委之去後亦更無覬覦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
尙有目覩者皆曰義哉此犬愛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

攻病之本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此其亡夫厲鬼所憑也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蒼溝塍凹凸
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轡一手掖之下
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瞬
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
然佛經所謂無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
拳推墮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觚棱如鋒刃顛骨破裂僅
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嫌豪遠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

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
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
知字義尙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
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
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
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兇者
甘爲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驚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
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臯陶
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尙非負約不償致遭鬼殛則竟以
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爲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
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忍凍餓不輕用一錢病革時
陳所積於枕前一一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有乎嗚咽
而歿孫未歿以前爲狐所黽每攝其財貨去使窘急欲
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
爲命亦爲狐所黽一歲除夕凡劉親友之貧者悉餽數
金訝不類其平日所爲旋聞劉牀前私篋爲狐盜去二
百餘金而得謝柬數十紙蓋孫財乃辛苦所得狐怪其
慳嗇特戲之而已劉財多出機巧剝削而來故狐竟散
之其處置亦頗得宜也

余督學閩中時幕友鍾忻流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
勘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窓下有人影徘徊良久
冉冉上鐘樓去心知爲鬼魅然素有膽竟躡往尋之至
則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
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官共宿將俟人靜訟吾
冤頃竊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卽消弭彌縫之術是
不足以辦吾事故廢然返語畢似有太息聲再聽之竟
寂然矣次日陰告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事迄不知
其何冤也余謂此君友有嫌于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
巧於趨避爲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論鬼非目覩語

未耳聞恍惚杳冥茫無寔據雖閻羅包老亦無可措手
顧乃責之於某公平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時擲瓦石騶人
一學究借東廂三楹授徒聞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
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頃忽袖
中一卷墮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
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爲狐所中君子之於
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不敗也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于史傳考元魯貞
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

其靈亦最著里媪有剗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
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謂鬼無輪迴則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
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
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冢往往
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卧疾魂至冥府
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
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
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
之人聽其游行于墟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

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羣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星士虞春潭爲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漢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欵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爲仙鬼夜中密詰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岳與君有緣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於命至

自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當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熱中是亦常情何真謫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強悍者必怙權怙權者必狠而復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競躁競相軋是必排擠至于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貪酷上壽且削減何止於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歲餘某果卒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

惟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媼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
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
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
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
嫻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
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
鬼陰類狐介于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
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
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
凡狐之媚人有兩途一日蠱惑一日夙因蠱惑者陽爲

陰蝕則病蝕盡則死夙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
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
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偽
耳後所見之人一采不久下世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賈宅而勒其值以
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久而益窘不得已減值售羅羅經
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
風捲起著梁上烈焰驟發烟煤迸散如雨落彈指間寸
椽不遺併其舊廬蕪焉方火起時衆手交救羅拊膺止
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爲

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宥過而極惡其聽汝巧辨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墻圯泥土簌簌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墻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卧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久

而併佚其姓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爲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是或曰婦果爲神何不示夢於其姑此鄉鄰欲緩其慟造是言也余謂忠孝節義歿必爲神天道昭昭歷有証驗此事可以信其有卽曰一人造言衆人附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爲神天亦必以爲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

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爲相
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
山川機穽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
以爲密於不見貌者反以爲疎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
狐之閱世深矣

蕭寧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進士也先姚安公從受業
焉嘗夏日過友人家愛其園亭軒爽欲下榻於是友人
以夜有鬼物辭王因舉所見一事曰江南岑生嘗借宿
滄州張蝶莊家壁張鍾馗像其高如人前復陳一自鳴
鐘岑沉醉就寢比旦未及見夜半酒醒月明如晝聞機輪

格格已詫甚忽見畫像以爲奇鬼取案上端研仰擊之
大聲砰然震動戶牖僮僕排闥入視則墨瀋淋漓頭面
俱黑畫前鐘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聞者無不絕倒然
則動云見鬼皆人自膽怯耳鬼究在何處耶語甫脫口
墻隅忽應聲曰鬼卽在此夜當拜謁幸勿以研見擊王
默然竟出後嘗舉以告門人曰鬼無白晝對語理此必
狐也吾德恐不足勝妖是以避之蓋終持無鬼之論也
明器古之葬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卿古挽歌
曰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蓋姑以緩慟云耳然長兒
汝佶病車時其女爲焚一紙馬汝佶絕而復蘇曰吾魂

出門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陞牽一馬來送我歸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舉火時寔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東壁損壞可奈何侍疾者往視其棺果左側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尙均未覺也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于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耶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喟然曰又聃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裡常存惟白

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海陽李玉典前輩言有兩生讀書佛寺夜方媾狎忽壁
上現大圓鏡徑丈餘光明如晝毫髮畢睹聞簷際語曰
佛法廣大固不汝曠但汝自視鏡中是何形狀余謂幽
期密約必無人在旁是誰見之兩生斷無自言理又何
以聞之然其事爲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有視之
玉典又言有老儒設帳廢圃中一夜聞垣外吟哦聲俄
又聞辨論聲又聞鬪爭聲又聞詬詈聲久之遂聞毆擊
聲圃後曠無居人心知爲鬼方戰慄間已鬪至窓外其
一盛氣大呼曰渠評駁吾文寔爲冤憤今同就正於先

生因朗吟數百言句句手自擊節其一且呻吟呼痛且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厲聲曰先生究以爲如何老儒嚙嚙久之以額叩枕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一大笑去其一往來窗外氣咻咻然至雞鳴乃寂云聞之膠州法黃裳余謂此亦黃裳寓言也

天津孟生文燻有僑才張石繻先生最愛之一日掃墓歸遇孟于路旁酒肆見其壁上新寫一詩曰東風翦翦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飛徘徊曲徑憐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延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諱不言固詰之始

云適於道側見麗女其容絕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張問其處孟手指之張大駭曰是某家墳院荒廢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尋之果馬鬣蓬科杳無人跡

余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通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旣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

至門卽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及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艸黃雲四無邊際正徬徨間爲一鬼縛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尙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余烏魯木齊襍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卽詠此事也

朱青雷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

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沆思未對問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窓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費也出視窓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真真之中無在旁擲

掄者乎
聶松巖言即墨于生騎一驢赴京師中路憇息高崗上
繫驢於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首四顧浩然嘆曰不
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
聞之躍然起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
患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齧草不應反覆開導約與
為忘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驢跳擲狂吼終不
能言竟箠折一足驚於屠肆徒步以歸此事絕可笑殆
睡夢中誤聽耶抑此驢夙生寃讎有物憑之以激于之
怒殺耶

咸通三年九月
粵北北嶺村
民數驚謂有
妖術武清胡令
言邨園向畦畦
中有鬼聲嗚
啞佳捕乃捕鴉
者也

三叔父儀南公有健僕畢四善弋獵能挽十力已嘗捕
鵝於野凡捕鵝者必以夜先以藁秸插地如承隴之狀
而布網於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鵝聲吹之鵝既集先微
驚之使漸次避入藁秸中然後大聲驚之使羣飛突起
則悉觸網矣吹管時其聲悽咽往往誤引鬼物至故必
築圍焦自衛而携兵仗以備之一夜月明之下見老叟
來作禮曰我狐也兒孫與北村狐構讐舉族戰彼陣
擒我一女每戰必反接驅出以辱我我亦陣擒彼一妾
如所施報焉由此讐益結約今夜決戰于此聞君義俠
乞助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持鐵尺者彼持刀者我也畢

何苦而為此

故好事忻然隨之往。霧叢薄間，兩陣既交，兩狐血戰不解，至相抱手搏，畢審視，訖約控弦一發，射北村，狐踏不虞，弓効矢鉅貫腹而過，併老叟洞腹殪焉。兩陣各惶遽，奪屍棄俘囚而遁。畢解二狐之縛，日告之曰：傳語爾族，爾家勝敗相當，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聞戰聲，自此遂寂。此與李冰事相類。然冰戰江神，為捍災禦患，此狐逞其私憤，兩鬪不已，卒至兩傷，是亦不可以已乎。

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署中香椽樹下，月夜有紅裳女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衆議發視之，姚安公携卮酒澆樹下，自祝之曰：汝見人則隱，是無意于爲祟也。又何必屢現汝形，自取暴骨之禍，自是不復出。又有善齋甚，軒敞久無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時相從在滇，偶夏日裸寢，其內夢一人揖而言曰：與君雖幽明異路，然眷屬居此，亦有男女之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矍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嘗曰：樹下之鬼可諭之以理，書齋之魅能以理論人。此郡僻處萬山中，風俗質樸渾沌未鑿，故異類亦淳良如是也。

余兩三歲時嘗見四五小兒，綠衣金劍，隨余嬉戲，皆呼余爲弟，意似甚相愛。稍長時，乃皆不見。後以告先姚安公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無子，每令尼媪以彩

絲繫神廟泥孩歸置于卧內各命以乳名曰飼果餌與
哺子無異歿後吾命人瘞樓後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後
來爲妖擬掘出之然歲久已迷其處矣前母卽張太夫
人姊一歲忌辰家祭後張太夫人晝寢夢前母以手推
之曰三妹太不經事利及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
方坐身旁擊姚安公革帶佩刀出鞘矣始知魂歸受祭
確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喪術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
有盜僞爲煞神踰垣入方開篋搜簪珥適一盜又僞爲
煞神來鬼聲嗚嗚漸近前盜皇遽避出相遇於庭彼此

以爲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對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哭
見之大駭諦視乃知爲盜以薑湯灌蘇卽以鬼裝縛送
官沿路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煞之說當妄矣然
回煞形迹余實屢目觀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湖側召妓侑觴
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援筆書一絕句曰一夜瀟瀟雨
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擲於一友之前
是人觀訖遽變色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
蘇矣後徧問所親迄不知其故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

頗疑其偽託然見其爲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長卷及醉
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
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遊亦酷肖曲江之爲人
佃戶二曹婦悍甚動輒訶詈風雨詬詈鬼神鄉鄰里間
一語不合卽搥袖露臂携二搗衣杵奮呼跳擲如虓虎
一日乘陰雨出竊麥忽風雷大作巨雹如鵝卵已中傷
仆地忽風捲一五斗栲栳墮其前頂之得不死豈天亦
畏其橫歟或曰是雖暴戾而善事其姑每與人鬪姑叱
之輒弭伏姑批其頰亦跪而受然則遇難不死有由矣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豈不然乎

癸亥夏高川之北墮一龍里人多目觀之姚安公命駕
往視則已乘風雨去其蜿蜒攫拏之迹蹂躪禾稼二畝
許尙分明可見龍神物也何以致墮或曰是行雨有誤
天所譴也按世稱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爲天地之氣
不由於龍余謂禮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公羊傳謂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
是宋儒之說所本也易文言傳稱雲從龍故董仲舒祈
雨法召以土龍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龍
雨油油而雲瀟瀟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而過
者龍雨也觀觸犯龍潭者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

之速合乎洗鮮答誦咒者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兩義兼陳其理始備必規規然膠執一說毋乃不通其變歟

里人王驢耕于野倦而枕塊以卧忽見肩輿從西來僕馬甚衆輿中坐者先叔父儀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語良久乃向東北去歸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馬正符所焚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驢言之後月餘驢亦病卒知白晝遇鬼終爲衰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戈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朔巳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女忽自語曰今日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瞋目不言余初九日禮成歸邸果及見其卒卒時壁挂洋鐘恰琤然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粗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硃票來拘標名曰楊又義爭曰我名楊義不名楊又爾定誤拘二鬼皆曰又字上尙有一點是省筆義字義又爭曰從未見義字如此寫當仍是又字誤滴一墨點二鬼不能強而去同寢者聞其嚶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養歸義隨至平彝又夢二鬼持票來乃明明楷書楊義

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城隍爾雲南城隍何得拘我誼詎良久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似必不相捨次日行至滇南勝境坊下果馬蹶墮地卒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

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

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闕展七達坂

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曲折陡

峻稱爲天險

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

度犬乃獨卧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

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于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爲起冢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鐫姓名于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

黠爲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靈者可往來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僕婦爲狐所媚夜輒褫衣無寸縷自窓櫺昇出置于廊下共相戲狎其夫露刃追之則門鍵不可啟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于窓內怒詈而已一日陰藏烏銃將隔窓擊之臨期覓銃不可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銃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動言格物如此之類又豈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嘗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

廬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如何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視之更當如何此真無從而推究也

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

深處烏魯木齊在南山北故呼曰南山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

爲瑪哈沁額魯特語謂劫盜曰瑪哈沁營伍中襲其故名伏叢莽中密偵之見

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繒絲各反縛其手敲敲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

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
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
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
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
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
事此爲第一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野
義事野義正是一好女蔡所見似亦其類歟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爲惡業非所應殺之
人而殺之亦能報冤烏魯木齊把總茹大業言吉木薩
遊擊遣奴入山尋雪蓮迷不得歸一夜夢奴浴血來曰

在某山遇瑪哈沁爲鸞食殘骸猶在橋南第幾松樹下
乞往迹之游擊遣軍校尋至樹下果血汚狼藉然視之
皆羊骨蓋圍卒共盜一官羊殺於是也猶疑奴或死他
所越兩日奴得遇獵者引歸始知羊假奴之魂以發圍
卒之罪耳

李媪青縣人乾隆丁巳戊午間在余家司爨言其鄉有
農家居鄰古墓所畜二牛時登墓蹂踐夜夢有人訶責
之鄉愚麤戇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見二物其巨
如牛蹴踏跳擲院中益變皆破碎如是數夕至移碌碡
於房上砰然滾落火焰飛騰擊搗衣砧爲數段農家恨

此庵既只兩僧借宿者又只兩道而受之皆同死矣隣皆之言取聞之耶

母舅許朗軒先生言是表游大果客同邑開歸道將公所九日幕客持齋賞前忽一僕補令某未與

幕客孰識也延共酌不肯曰奉急差出之行衣送某若假差缺袪袍馬鞋且其之忽持衣去越數日此令差旋過中半中半令當宿次日大風揚沙咫尺不辨中半令堅留之謂距省垣僅四十里蓋僕凡之行固不肯晨餐已即駕羸車送而騎去行數里鞍脫兩僕下馬助取者整之此令勿欺車惟去奪僕鞍乘馬僕謂鞍已整凡其主人宜仍坐車不聽揮鞭疾馳之僕取

甚乃多借烏銃待其至合手擊之兩怪並應聲踏農家大喜急乘火出視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復作家亦漸落憑其牛以為妖俾自殺之可謂巧於播弄矣要亦乘其獷悍之氣故得以假手也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共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啟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

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竊邂逅留宿則非讐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扇不啟何以能出距井窺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無可鞫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即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左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小奴玉保烏魯木齊流人

孟暹之風眯目無所見
疾驅至省寓則未歸
走詢樞藩各官署
云未至聞在上官下
令大索無蹤迹三日
乃得諸一村外督井
中至大道南十餘里
矣井水才深三四尺
左手攬鐵左持鞭
微笑衣則幕客所
假之衣也人馬俱在
矣井蘭甚香不知
何以得入且入而顛
顛水不及馬腹人仍
穩坐馬上臉之人馬
皆無傷痕此真必
怪事矣

吸毒石

子也初隸特納格爾軍屯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
柱盤於高崗之頂向日曬鱗週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
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雉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
翩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爲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
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
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携雄黃數斤於
上風燒之卽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爲塊癰疽初起時
以一塊著瘡頂卽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
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
稍重者變青黯極重者變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

乃可盡餘一二次愈矣余記從兒懋園家有吸毒石治
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爲蛇角矣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禱雨驅妖何
與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書載有二鬼一曰語忘一
曰敬遺能使人難產知其名而書之紙則去符或制此
二鬼歟夫四海內外登產蓐者殆恒河沙數其天下祇
此語忘敬遺二鬼耶抑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
其名皆曰語忘敬遺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將周遊奔走
而爲厲鬼何其勞如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則
生育之時少不生育之時多擾擾千百億萬鬼無所事

余遠族先是洞庭
山人也能畫性蕭
散官江西弋陽簿
升上猶丞張真人其
其婿也余視其若
時令真人有書未
講相宜予答書弟
稱爲真人而已江
家重天師符箓送
接州按武廣信陸
行出金谿貴溪
全結令憚供儀說
稱稿終乃改送東
鄉吏使皆温余詢
其故曰學使過貴
溪例宿上清宮天

師出迎後行吏使
必人予一符令不可
得矣予大噓噓

然則天師為
相親者方可謂
鬼矣一說

事靜待人生育而爲厲鬼又何其冗閒無用乎或曰難
產之故多端語忘敬遺其一也不能必其爲語忘敬遺
亦不能必其非語忘敬遺故召將試勘焉是亦一解矣
第以萬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將試勘將至而有鬼將
驅之矣將至而非鬼將且空返不瀆神矣乎卽神不嫌
瀆而一符一將是鍊無數之將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
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諸符其一將則此將雖干
手干目亦疲於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諸符特設以無量
化身之神供捕風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趙鹿泉前
輩有一符傳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練剛氣之所畫也

試之其驗如響鹿泉非妄語者是則吾無以測之矣
俗傳張真人廝役皆鬼神嘗與客對談司茶者雷神也
客不敬歸而震霆隨之幾不免此齊東語也憶一日與
余同陪祀將入而遺其朝珠向余借余戲曰雷部鬼律
令行最疾何不遺取真人爲鞮然余在福州使院時
老僕魏成夜夜爲祟擾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與天
師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應聲而寂然則狐鬼
亦習聞是語也

奴子王廷佐夜自滄州乘馬歸至常家磚河馬忽辟易
黑闇中見大樹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馬旁過此樹四

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識木
工國姓韓姓從東來見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
二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椽正覓大樹今幸而得此
不可失也各持斧鋸奔赴之樹倏化旋風去陰符經曰
禽之神在氣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
其氣焰足以懼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寧津蘇子庾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
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灑血數滴
瀆地上方其檢尋所失婦倚樹忽似昏醉魂爲人縛至
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更速受杖婦性素剛

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
甫畢乃爲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鎌擲之不虞傷大
王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
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
而旋風復至仍捲其麥爲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
曰此不知爲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
膚受之愬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
曰婦愬其冤神卽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
憤憤君更謂之何子庾曰仁趾之責人無已時荔田言
是

四川藩司張公寶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喜鼈腫
一日庖人得巨鼈甫斷其首有小人長四五寸目頸突
出繞鼈而走庖人大駭仆地衆救之蘇小人已不知所
往及剖鼈乃仍在鼈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
母時尙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職貢圖中回回狀帽黃
色褶藍色帶紅色鞞黑色皆紋理分明如繪面目手足
亦皆如刻畫館師岑生識之曰此各鼈寶生得之剖臂
納肉中則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玉
之類隔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臂納之可以世
世富庖人聞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輒自批其頰外祖母

子孫必剖尸脣
乃可取寶寶已
先犯死罪矣

曹太夫人曰據岑師所云是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
財其計多矣何必剖臂養鼈庖人終不悟竟自恨而卒
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
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嘗贈以詩一夜燈下誦經窗外
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爲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爲聽
經來此問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人處誦
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爲厚齋公述之厚齋公曰師
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矣孤樹憮然者久之
李太白夢筆生花特睡鄉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公
負書性耽翰墨稍暇卽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

吐焰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復逆捲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馬公畫爲小照余嘗爲題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

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眩瞽覺魂出門外有人掖之登肩輿行數里矣復有肩輿自後追至疾呼且住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輿叩謁文靖公語之曰爾尙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詎可前往揮昇者送歸霍然而醒時年七十四次年舉一子越兩年又舉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歲時至京師親爲余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樂陽消夏錄六

觀弈道人撰

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將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濶逾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爲備也或曰回部爲西域向東者面內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爲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

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
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
悉何人吏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如來運大神力攝
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
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食人
如是嘍嘍卽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
返無間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
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
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寃愆多非自
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爲民害者一日吏一日役

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
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
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州內惟此四種
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哲者柔脆者
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先爲差別然後
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鬻割烹炮卽化爲鳥有業重
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
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剗剔燔
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
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

此寓言耳然此
四種人正合供魔
食

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卽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滄州瞽者劉君瑞。嘗以弦索來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門來喚。曰某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邀往一試。當有厚資。卽促抱琵琶。牽其竹杖導之。往約四五里。至舟畔。寒溫畢。聞主人指揮曰。舟中炎熱。坐岸上。奏技。吾倚窻聽之可也。林利其賞。竭力彈唱。約

畧近三鼓。指痛喉乾。求滴水不可得。側耳聽之。四圍男女雜坐。笑語喧囂。覺不似仕宦家。又覺不似在水次。輟絃欲起。衆怒曰。何物盲賊。敢不聽使令。衆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聞人聲漸散。猶不敢息。忽聞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尙未出。坐亂冢間。演技取樹下早涼耶。矍然驚問。乃其鄰人早起。販鷺過此也。知爲鬼弄。狼狽而歸。林姓素多心計。號曰林鬼。聞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矣。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買得役鬼符咒一冊。冀借此演搬運法。或可謀生。乃依書置諸法物。月明之夜。

作道士裝至墟墓間試之據案對書誦咒果聞四面啾啾聲俄暴風突起捲其書落草間爲一鬼躍出攫去衆鬼譁然並出口爾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爾矣聚而攢擊以忠踉蹌奔逃背後瓦礫如驟雨僅得至家是夜瘧疾大作困臥月餘疑亦鬼爲祟也一日訴於姚安公且慚且憤姚安公曰幸哉爾術不成不過成一笑柄耳倘不幸術成安知不以術賈禍此爾福也爾又何尤焉

從姪虞惇所居宅本村南舊圃也未築宅時四面無居人一夕灌圃者出大臥井旁小室聞牆外詬爭聲疑爲村人隔牆問曰爾等爲誰夜深無故來擾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論不知何處客鬼強入我家調我婦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攜錢赴聞家廟此婦見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奪我錢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應二鬼並曰此處不能了此事當訴諸土地耳喧喧然向東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問廟祝乃寂無所聞皆疑田妄語臨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婦和解之矣衆爲粲然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書生雲精舍一夕偶論鬼神雲舉以爲有養仲以爲無正辨詰間雲

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有奇事儻奴不身經雖奴亦不信也嘗過城隍祠前叢冢間失足踏破一棺夜夢城隍拘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之辨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辨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也城隍微笑顧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釋汝當償之以冥鏹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築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鏹有旋風捲其灰去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爲曩鬼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尙毛髮悚立也養仲謂雲舉曰汝

僕助汝吾一口不勝兩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爲我所見雲舉曰使君鞠獄將事事目覩而後信乎抑以取證衆口乎事事目覩無此理取證衆口不以人所見爲我所見乎君何以處焉相與一笑而罷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

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媒狎于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歛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推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

牛公悔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樹下談易忽聞背後語曰二君所論乃術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適自何來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見耳問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悶閒行山人愛其文雅因與接膝究術家儒家之說崔曰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爲衆人言也非爲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踰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衆人昧於事幾每兩岐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事萬物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楊簡王宗傳闡發心學此禪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節推論先天此道家之易

源出魏伯陽者也術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卽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爲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爲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詞致談至月上未已詰其行踪多世外語二人謝曰先生其儒而隱者乎崔微哂曰果爲隱者方韜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爲儒者方反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講學世所稱儒稱隱皆膠膠擾擾者也吾方惡此而逃之先生休矣

毋污吾耳剗然長嘯木葉亂飛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見非人也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膽在僧寺讀書與一友共榻夜半見北壁燃雙炬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雙炬其目光也友股慄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讀書苦燭盡君來甚善乃攜一冊背之坐誦聲琅琅未數頁目光漸隱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廁一小童持燭隨此面突自地涌出對之而笑童擲燭仆地先生卽拾置怪頂曰燭正無臺君來又甚善怪仰視不動先生曰君何處不可往乃在此間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

可辜君來意卽以穢紙拭其口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
燭而沒自是不復見先生嘗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時或
見之惟檢點生平無不可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耳
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
暮風雨欲來見巖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
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卽鬼也宋請一見曰
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熱小不安不如君熬火
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
宗時爲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
田歿而祈于閻羅勿輪迴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註陰

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
居羣鬼之間往來囂襍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於此雖
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穽則如生
切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
與人相隔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
意又通人跡明朝當卽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
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荅宋攜有筆研因濡
墨大書鬼隱兩字于洞口而歸

陽曲王近光言冀寧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一姓喬一
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曰喬車二

不信者乃新科
墨卷

幕友各乘半轎而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卽舉以請對乩判曰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奏而成越半載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驢負新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先祖有莊曰厰裏今分屬從弟東白家聞未析箸時場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戶某醉臥其側同輩戒勿觸仙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

曰汝醉吾不較且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擔飯來饁遙望園焦中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驚起倉卒踰垣去婦故妬悍以爲夫有外遇也憤不可忍遽以擔痛擊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箠楚婦手倦稍息猶喃喃毒詈忽聞樹杪大笑聲方知狐戲報之也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脉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有所睹旣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

關事于天律雖緣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姪汝蠶食鯨吞幾無餘瀝又熒熒孩稚視若路人至飢飽寒溫無可告語疾痛疴癢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原訴于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子以償寃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能爲子驅父也果其子不久卽逝後終無子竟以姪爲嗣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

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芝稱瑞草然亦不必定爲瑞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然不久卽罷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齧齧蓋

禍福將萌氣機先動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爲休爲咎則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知兆發于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實兆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語知確非虛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無者卽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卽理也

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禪家派別而源同紅教則惟工幻術理藩院尙書留公保住言駐西藏時曾忤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相報公使肩輿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壓肩輿上碎爲糞粉此留公自言之曩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橈咒良久橈忽反覆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隨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已有此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卽沙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者也似爲近之

翟雲章前輩
錦觀貴州畢節
人也云其鄉素與
公近一二十年無素
一訟師遂多訟者

巴里坤關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
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為一黑影所撲墮厓傷足皆
曰狐為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
鶻以來即以弋獵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
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
壽故不能久而為魅歟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導引鍊
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見風俗必有所開不開則不
習人情沿于所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偽之說要
不為無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淳良即此理也
副都統劉公鑑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稱塘

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成帙性嗜飲每降壇
必焚紙錢而奠以大白不知龍沙萬雪之間燕公何故
而至是劉公誦其數章詞皆淺陋殆打油釘鉸之流客
死水天游魂不返託名以求食歟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一實語而
口舌巧捷多為所欺人號曰禿項馬馬禿項為無髮髮
蹤同音言其恍惚閃爍無蹤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
迷路隔隴見數人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
因陷深淖中又遙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滅頂斃
斃泥塗困不能出聞數人拊掌笑曰禿項馬爾今知妄

語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不覩其形方知爲鬼所給也
妖由人興往往有焉李雲舉言一人膽至怯一人欲戲
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約曰我與某坐月下
我驚呼有鬼爾卽從窻隙伸一手屈期呼之突一手探
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賓主俱驚僕衆譁曰奴
其真鬼耶秉炬持仗入則奴昏臥于壁角救之蘇言閣
中似有物以氣噓我我卽迷悶族叔榮菴言二人同讀
書佛寺一人燈下作縊鬼狀立於前見是人驚怖欲絕
急呼是我爾勿畏是人曰固知是爾爾背後何物也回
顧乃一真縊鬼蓋機械一萌鬼遂以機械之心從而應
之斯亦可爲螳螂黃雀之喻矣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寶齋安公家聞蘇丈東臯言交河
某令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賫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
而陰遣其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爲盜
所劫殺從舅咋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爲而鬼神之
所爲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
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
榜矣蘇丈曰令不竊贖何至爲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
爲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爲盜屠掠此仍人之所
爲非鬼神之所爲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奴竊

一鉅公為東河督以
案牘連傳同當籍
沒大魁以白銀四十萬
寄諸幕友車定
索之則云公安得
有多金寄我耶
此言竟法不敢言

貨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
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
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
之中勸人以自立

劉乙齋廷尉為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
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攢點一一與譙鼓相應視之
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
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詫不減
昌黎之驅鱷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尙未敵昌黎然性
剛氣盛平生尙不作曖昧事故故悍然不畏鬼又拮据

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
此在君為困獸猶鬪在鬼為窮寇勿追耳君不記太平
廣記載周書記與鬼爭宅鬼憚其木強而去乎乙齋笑
擊余背曰魏收輕薄故然君知我者

余督學福建時署中有筆捧樓以左右挾兩浮圖也使
者居下層其上層則複壁曲折非正午不甚覩物舊為
山魃所據雖不覩獨足反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偶憶杜
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當由曲房
幽隱故此輩潛蹤因盡撤墻垣使四面明窻洞啟三山
翠靄宛在目前題額曰浮青閣題聯曰地迥不遮雙眼

澗窻虛只許萬峰窺自此山魑遷于署東南隅會經堂
堂故久廢既于人無害亦聽其匿跡不爲已甚矣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署中篋笥每火自內發而扇
鏹如故又一夕竊剪其侍姬髮爲祟殊甚既而徐公罷
歸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
徐公盛時銷聲匿迹衰氣至無故侵陵此邪魅所以
爲邪魅歟

余鄉青苗被野時每夜田隴間有物不辨頭足倒擲而
行築地登登如杵聲農家習見不怪謂之青苗神云常
爲田家驅鬼此神出則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遊於野
矣此神不載於古書然確非邪魅從兄懋園嘗于李家
窪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頭著地
行頗遲重云

先祖寵予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
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徑坐床畔著元帔黃衫淡
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羣從娣
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婢媪善惡皆委
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徑出後閱數日怪家中無
是人細話其衣飾卽陳太夫人歛時服也死生相妬見
於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壚猶慮新人未諳料

理現身指示無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
歷仕宦者皆陳太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愛堂公明季有聲黌序間刻意鄭孔之學無間
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公解榜額曰文儀班
丙十許人治案牘一一恍惚如舊識見公皆訝曰君尙
遲七年乃當歸今猶早也霍然驚寤自知不永乃日與
方外游偶遇道士論頗洽留與共飯道士別後途遇奴
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主汝可攜歸公視之皆驅
神役鬼符咒也閉戶肄習盡通其術時時用爲戲劇以
消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復蘇曰

我以褻用五雷法獲陰譴冥司追還此書可急焚之焚
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闕三百飭歸取視灰中
果三頁未燼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載家譜中公
聞之先曾祖曾祖聞之先高祖高祖卽手焚是書者也
孰謂竟無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址尙依稀可辨或偶于
昧爽時遙望烟霧中現一城影樓堞宛然類乎蜃氣此
事他書多載之然莫明其理余謂凡有形者必有精氣
土之厚處卽地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
周回數里其形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爲精氣所聚已

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獨強矣故其形雖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蓄卽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現像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現形現形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或有鬼或無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是而已矣

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辨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

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苟同世於違禮之事動曰某某會爲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會有人爲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其言曰君爲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間亦無神理矣王經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爲祟托一古事求祭饗未可知也或明季諸臣顧惜身家偷生視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

可知也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
理之言

族叔樂庵言景城之南恒於日欲出時見一物御旋風
東馳不見其身惟昂首高丈餘長鬚鬢髮不知何怪或
曰馮道墓前石馬歲久爲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國莊
其妻家今日夫人莊皆與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詩曰青
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
國夫人各有莊其墓則縣志已不能確指北村之南有
地曰石人窪殘缺翁仲猶有存者土人指爲道墓意或
有所傳歎董空如嘗乘醉夜行便旋其側倏陰風橫捲

亂飛似隱隱有怒聲空如叱曰長樂老頑鈍無恥
百年後豈尙有神靈此定邪鬼依託耳敢再披猖
人其家溺汝語訖而風止

士不知其名明末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
閣剩稿中有哭天士詩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難平生
二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
未收新畫冊原許天士以畫自給餘貲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
妨斂在日黔婁不畏寒五岳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
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開牖有時邀
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

紫清百結懸鵝兩髯霜自食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
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原註天土不娶寒蕢村醪纔破戒老棲
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未要青蠅作弔忙廿年
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殞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
哭友倍酸辛關河決漉連兵氣齒髮滄浪寄病身泉下
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見
縣志不爲立傳蓋未見先高祖詩也相傳天士歿後有
人見其騎驢上泰山呼之不應俄爲老樹所遮遂不見
意或尸解登仙歟抑貌偶似歟迹其孤僻之性似於仙
爲近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
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璫正士皆碎首寧
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
造物心此罰勝柳起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
醉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十
載如歲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加同觀者六人
題者河間叟蓋爲許顯純諸姬流落青樓作也初諸姬
隸樂籍時有以死自誓者夜夢顯紳浴血來曰我死不
蔽辜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重諸
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北突挂柳枝而墮衆趨視之氣絕矣食頃一婦號泣來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爲騎馬賊所奪衆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是人也其袂擲于道旁問袂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荅婦所言啓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衆以白晝劫奪罪當縲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金子婦自贖婦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廐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迤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竈丁助之曠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疑視久之忽呼

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卽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王蘭洲嘗于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與之語羞澁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

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憤憤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當捶楚故不敢不自獻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櫂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復於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間冥司尙未註籍可無庸瀆世尊也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時其太翁傅齋先生市上買一慘綠袍一日鐫戶出歸失其鑰恐誤遺於床上隔窻視之乃見此袍挺然如人立聞驚呼聲乃仆衆議焚之劉嘯谷前輩時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爲陰氣見

陽光則散置烈口中反覆曝數日再置室中密覘之不復為崇矣又東長頭早童恒以假髮續辮將罷官時假髮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衰氣而變幻也

善戲謔兮

狐既應舉則狐
六當有前後輩
以後輩之稱不
及前輩矣
好作前輩馬向人

德清徐編修開厚亦壬戌前輩初入館時每夜讀書則宅後空屋中有讀書聲與琅琅相答細聽所誦亦館閣律賦也啓戶則無睹一夕躡足屏息窺之見一少年着青半臂藍綾衫攜一卷背月坐搖首吟哦若有餘味殊不似為崇者後亦無休咎唐小說載天狐超異科策二道皆四言韻語文頗古奧或此狐亦應舉者歟此戈東

者皆稱為天狐

長前輩說戈徐同年進上也

粵東有人入破廟見
乞丐枕數百錢而臥搜
之丐醒爭奪竟毆
丐死捕得擬批別數
千之多耶

烏魯木齊入蜡祠道士年八十旬一夕以錢七千布薦下卧其上而死眾議以是錢營葬夜見夢於工房吏郎玉麟曰我守官廟棺應官給錢我辛苦所積乞納棺中俟來生我自取玉麟憫而從之葬訖太息曰以錢貯棺埋于曠野是以璿璣斂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棺尙能見夢發棺攘奪其為厲必矣誰能為七千錢以性命與鬼爭必無恙眾皆駭然然玉麟正論也
辛卯春余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寧據鞍睡大霧中與眾相失誤循野馬蹄迹入亂山中迷不得出

自分必死偶見厓下伏尸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
橐有餼糧寧藉以療飢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靈其
導我馬行乃移尸巖竇中運亂石堅窒惘惘然信馬行
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哈密遊擊徐君在
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署以待余余遲兩日始至相
見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
善佑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寧歸功於
鬼神爲掩骼埋胔者勸也

董曲江前輩言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
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尙
好名哉余謂剔抉幽沉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冥漠
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
徒禍棗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造標榜多訛卽月
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矣蓋植黨者多私爭名
者相軋卽蓋棺以後論定猶難况乎文酒流連唱子和
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遜見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
所見遠矣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寧言距所
居二三里許有農家女歸寧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
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

同心竊有疑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強使歸寢所居與父母隔一墻夜忽聞顛撲膈膈聲驚起竊聽乃聞子大號呼家衆破扉入則一物如黑驢衝人出火光爆射一躍而逝視其子惟餘殘血天曙往覓其婦竟不可得疑亦爲所啖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歟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說釋官亦不全出虛構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靚粧倚門人無顧者後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委任豪奪巧取歲以多金寄歸婦藉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迨叶飛獲譴其夫遁歸則囊篋全空器物斥賣亦畧盡惟存一醜婦淫瘡徧體而已人謂其不擁厚貲此婦萬無墮節理豈非天道哉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覘樓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甃磚如小龕一故燈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巧者之魔術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從姪汝倫爲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中卽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

吾邑姚湘坡侍御
道光壬辰翰林也
散館前生會館
井福堂指扁上
堂字倩程子廬
舍人拆之程日庶
常頭主事脚若
其改官部曹子
果改吏部

戴戶曹臨以工書供奉

內廷嘗夢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與談偶揭其簿正見已名名下朱筆艸書似一犀字吏奪而掩之意似薄怒問之亦不荅忽惶遽而醒莫測其故偶告裴文達公文達沉思曰此殆陰曹簡便之籍如部院之署節戶中二字連寫頗似犀字君其終於戶部郎中乎後竟如文達之言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所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台閣九秋至

雍正五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竊謂仙鶴爲一品服三台爲宰相位此句旣驗未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譴謫軍臺其地曰葵蘇圖實第二臺也官牒省筆皆書臺爲合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爲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爲雲字頭下爲鶴字之半正隱君姓亦非泛語先生喟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卒致顛蹶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古以龜卜孔子繫易極言著德而龜漸廢火珠林始以

成豐初元八月朔僕
人楊春詣正陽門
關帝廟焚香祈得一
籤云一紙官書火急
催扁舟直下浪如雷
雖然目下多驚險
保汝平安去復回越
六言予為順天副考
官首白應矣惟下
三句不可解是月次
兒同壽以迴避乞假
南還適值此三湯
口濟甯以南臣浸汪

洋舟行備經危險十
月始抵里門次年春北
上平安無恙乃無一不
靈驗

錢代著然猶煩六擲靈棋經始一擲成卦然猶煩排列
至神祠之籤則一掣而得更簡易矣神祠率有籤而莫
靈于關帝關帝之籤莫靈于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之
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之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
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還紛紜倏忽萬狀非惟
無暇於檢核亦併不容於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徧
應也然所得之籤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
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題
得一籤曰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乃藩籬剖
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題為曹交問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至湯九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為夫子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為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
矣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嘗患寒疾昏憤中覺魂氣飛越隨
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神知為冥府見有人
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禁者又隨眾坐廡下亦無詰
問者竊覘堂上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
言決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決者與人世刑曹無少異
琅璫引下皆帖伏無後言忽見前輩某公盛服入冥王

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故吏之辜恩所舉凡數十人
意頗恨恨冥王顏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
奔競排擠機械萬端天道昭昭終罹冥謫然神殛之則
可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刺
公不聞乎公所賞鑒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責之
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憮
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
叱叱聲一回顧間悚然已醒

難得予日中所見
惟曹文正之關人家
謹飭潘文恭祁溥

有相國之詞關次之

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
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
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
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
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頰怒
氣盈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日墮
餓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
彌怒曰既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
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
則免為其限於力也若脇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

嘉慶丁丑余客河
南學使史聖三先生
署冬月一友來劇
談過夜分忽北壁
墜土殺聲甚厲
亟趨出若此堵摧
休悵粉碎余有詩
云歲辟定須成
死友排牆幾誤
殺清流

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
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
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畧平乃釋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
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福建曹藩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上食未畢一
僕攜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有無數奇鬼皆身
長丈餘肩承梁柱衆聞號叫方出問則承塵上落土斂
斂聲如撒豆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額手謂鬼神
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爲巡撫聞話是事喟然曰既
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鑒察

半生心力坐消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
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陽門弟
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右灤陽消夏錄三卷前二卷成於熱河後一卷則
在熱河成其半還京後乃足成之故間有今歲事
乃併爲一書因其原名者如陸放翁吟呀萬篇非
作於一時一地統名曰劍南詩集云爾庚戌六月
廿九日繕淨本竟因題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廿六日書筆本原因墨

計欲一却一此絲各日險南特兼云爾夷狄六月

也所氏并為一書因其取各者收製效徐等曰萬篇非

五經何如其半墨京新氏虽如之姑聞首今幾事

曰樂則尚夏禮三卷前二卷如竹絲何對一卷俱

汗野自取不入編家

前因新果無燕送自晴黃錄與一車轉語各開門前

矣班勳籍界以東其

半坐心代坐前學燕土歐異恐耶吟辨榮書會余半

嘉慶丁丑余客河
南學使史聖三
署冬月一友來
談過夜今忽北
營王教、序甚
與趙出若此情
味懷粉碑今有
云云厥辟定河
死友排堵我誤
親清涼



